

YITIAN WANGSHILU

艺坛往事录

——中国艺术家生活写真

涂光群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ZHONGGUO YISHUJIA SHENGHUO XIEZHEN



乙坛往事录

——
中国艺术家生活与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坛往事录:中国艺术家生活写真/涂光群主编.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12
ISBN 7-5432-0466-5

I. 艺... II. 涂... III. 艺术家-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6591 号

责任编辑 江更生
装帧设计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艺坛往事录

——中国艺术家生活写真

涂光群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邮编 200052)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5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ISBN 7-5432-0466-5/I·85

定价 16.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135113

序

中国艺术的门类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传统的有戏曲、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民间曲艺，等等。20世纪从国外引进的则有话剧、电影、电视、摄影、西洋音乐、西洋绘画（如油画、水彩、木刻、漫画等）、古典芭蕾和现代舞，等等。它们已先后在我国艺坛生根、开花、结果。

这本《艺坛往事录》，我们无意编成一部全面的艺术家词典，只是想在我编过的传记刊物中摘取那些艺术才人的艺术花朵，奉献给广大读者集中欣赏。

我编选本书的具体想法是：

一、尽可能艺术门类齐全一点。现在所收，计有戏曲、影剧、音乐、美术、摄影、曲艺，这六个门类的艺术家的传记。

二、以20世纪中国最有名，甚至有一定世界影响的艺术家作为传主，如戏曲界的梅兰芳、尚小云、马连良、周信芳、裘盛戎、李少春等；又如影剧界的欧阳予倩、石挥、余上沅，导演凌子风；再如乐坛的贺绿汀，《渔光曲》作曲家任光，抗日歌曲《松花江上》词曲作家张寒晖，作曲家时乐濛，歌唱家张权等；再有如画界的刘海粟、丰子恺等，以及摄影界的吴印咸等。

三、入编的人物中，对于新中国培养造就的，我们也予以适当采入。例如作曲家时乐濛等；此外还有如作曲家施光南，泥塑女艺术家张润滋等。

四、文字力求清新生动，具有可读性，同时在保证质量和可读性基础上，还关注其史料性，特别留意选入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填补空白之作。比如写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著名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和李少春；又如写早年留学美国，专门攻读戏剧，回国后致力于中国新的话剧和剧场的开创工作，亲自参加戏剧理论研究，编剧和演剧活动，并从事戏剧教学数十年的戏剧大师余上沅，他虽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却几乎名不见经传了，关于他的传记，也是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之作。再如在战争中早逝的有才华的作曲家任光和张寒晖，关于他们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甚至连他们的籍贯，何时逝去，都不太清楚，更不用说他们的家庭和不朽乐曲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了。所以本书中收入写他们的文稿，也是填补缺欠之作。基于上述设想，有的冷门或稀有门类较有特色艺术家的传记，也被收入了，如从事泥塑的民间艺术家等。这既保存了艺术史料，也供更广大的读者、艺术研究工作者，有机会了解这样的艺术家。

五、本书本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精神采写文字，只要内容可观、耐读，有历史纵深感的篇幅虽长亦不妨入选，藉以满足不同口味的读者。

最后，我来说说这本《艺坛往事录》的特性了。

第一、它是关于生活在20世纪初、中叶和后半叶，中国各类艺术中一部分最有名望、最有成就的艺术家，小型的写得较精萃的传记（相对于那些大部头的传记）的集纳。戏迷们，影迷们，歌迷们，画迷们，舞迷们或许能在这书中“艺海泛舟”，找见你们心仪已久的艺术家们的身影，并走进他们的艺术及心灵世界。

第二、这些有名望有成就的艺术家当然也是各自的艺术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家的道路、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留下的艺术成就，可供后人借鉴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本

《艺坛往事录》，虽说篇幅有限，挂一漏万，但总算为人们的借鉴和汲取营养，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线索吧。

那么具体来讲，关于这些有代表性的有成就的艺术家，这本书究竟为读者提供了些什么呢？

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我不止一遍地读了这些艺术家的传记，每次读，都有许多的感受。概略来讲，这些艺术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大约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去找寻。如“德艺双馨”：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声名远播四方，但抗日战争时期他留着胡须，就是不为敌伪演戏。即使像我们以前对他们的为人不甚了解的艺术家的尚小云、周信芳、裘盛戎等人，当我们读了他们的传记材料后，发觉无一不是德艺双馨的。如“艺术如生命”：任何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对自己从事的艺术入迷。这种入迷是对艺术本身，而不是艺术以外的东西，如功名利禄之类。他（她）们爱艺术如自己的生命，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她）们看来，不能从事自己心爱的艺术，那生命简直毫无意义了。正因为如此，他（她）们对艺术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钻研得深，付出得多，甚至忍受一定的牺牲。所以许多艺术家说，艺术是欢乐、甜美的，自己最爱的事业，但也是吃苦受难的事业。正因为吃苦受难，牺牲、付出多，其学习、探索深而广，艺术的创造、成就也多、也大，这是成正比例的。我读这些艺术家的传记，就有这样的感想。如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正是用心汲取古今中外艺术之长，精益求精，融会贯通，方成大家。石挥、唐若青等人对话剧表演艺术的苦心探索。再如“天才和勤奋”这一命题，我想不用我多说了，那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无疑是有才能的，有的人甚至是天才。但请读读这些艺术家们的传记吧，请读李少春、时乐濛、吴印咸等艺术家的传记吧，他们会告诉你，天才、才能、成就，就是双倍的勤奋！

这样说来，这本艺术家的传记，其价值和可供观赏的效应，也就大体如上所说。我这仅是粗略的提供线索式的介绍，至于登堂入室，深入堂奥，那是聪明的读者会做的事。我不再在这儿饶舌了。

2000年7月24日完稿

目录

1

我的父亲梅兰芳(回忆片断)

15

尚小云轶事

23

名伶归

——记马连良自香港归返大陆

33

“戏剧界的麒麟”

——周信芳往事

55

裘盛戎凡人凡事

68

李少春的艺术追求

87

欧阳予倩与夫人刘韵秋

91

悲剧演员的悲剧

——唐若青的艺术生涯

105

石挥从艺记

140

戏剧大师余上沅外传

165

凌子风逸闻趣事

174

贺绿汀的音乐生涯

195

人民音乐家张寒晖和他的两位夫人

206

音乐家任光和他的妻子

214

人尽曲未终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素描

231

音乐家时乐濛剪影

252

张权教授生活片断

267

艺术大师刘海粟的初恋

272

绘画名师吕凤子

301

丰子恺其人其事

311

泥塑女艺术家张润滋

317

摄影大师吴印咸的足迹

325

马三立幽默话人生

我的父亲梅兰芳(回忆片断)

傲骨从来耐岁寒

——忆父亲拒为敌伪演出

1961年，田汉老在我父亲逝世后不久写了25首绝句，作为献给他墓上的花环。其中有一首表彰他在抗战时期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生动地刻画了他那正义凛然的气质，诗曰：

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

轻裘典去休相虑，傲骨从来耐岁寒。

我父亲当年留须明志，深明大义，为世人广为传诵，但是他如何不畏敌人的威胁，多次拒为他们演出的斗争经过，外人则知者甚少。我想读者一定愿意听我讲一讲其中较详细的情况吧。

事情一直要追溯到30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阴谋筹建一个傀儡满洲国，曾多次派一个旗人邀我父亲前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父亲对他的纠缠每次都给予严正拒绝，最后那人无计可施，便摆出一副清朝遗老的架势，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梅府三辈受过大清朝的恩典，樊樊山先生且有‘天子亲呼胖巧玲’这样的诗句，而今大清国再次复兴，你理应前去庆祝一番，况且这跟演一次堂会戏又有何区别？我真纳闷你为何不能前去？”

父亲义正辞严地答道：“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清朝已经被推翻，溥仪先生现在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罢了，如果他以中国国民资格祝寿演戏，我可以考虑参加。而现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纵，要另外成立一个伪政府，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我呢？”

那人冷笑一声，问道：“如此一说，大清朝的恩惠就此一笔勾销了吗？”

“这话更不能这样说，”父亲反驳道，“过去清朝宫里找我们艺人演戏，是唱一次开一次份儿，也完全是买卖性质，谈不上什么恩惠。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一类官，也许可以说受过皇恩宠惠，一般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能算受恩吗？我们卖艺的还不如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二字呢？”

这一席话说得那个家伙哑口无言，悻悻然离去。

没隔多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我父亲前去访问演出，但剧团乘车前往必须路经东北，而那时恰值伪满洲国成立。父亲拒绝通过那里，苏联之行看来只好放弃。苏方得知这一消息，当即派人再次商洽，最后决定特派专轮迎接他直赴苏联。

1935年2月21日，我父亲便在上海登上苏联派来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3月12日抵达莫斯科，作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苏联人民盛大的欢迎，并结识了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也荷尔德、爱森斯坦等文艺界人士。

国难日益深重。1938年，父亲赴香港演出后，就租了干德道8号一套公寓房子留居下来。当时有人劝说道：“您曾经两次赴日，日本人对您向来友好，何必一定要迁居呢？”

父亲答道：“日本人民对我是友好的，可是他们的军阀政府对我们国家则是太可恨了。我有什么理由只管自己，不顾国家

呢？”他毅然决定息影舞台，不再返回当时已沦陷的上海。

父亲蛰居香港，心情虽然悒郁，但他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重登舞台，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因此他常常夜间独自拉着二胡悉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严格锻炼身体以免发胖，影响将来的演出。不幸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香港很快就陷落了。父亲事先未能离开，甚感懊丧。

就在日军侵占香港那天，他决定蓄起唇髭，没出几天，浓黑的小胡子就挂在他的脸上了。我当时年幼，不懂事地问道：“爸爸，您怎么不刮胡子了？”

“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

父亲后来回到上海，杜门谢客，时常在书房里的台灯下作画，年复一年靠卖画甚至典质度日。记得有一年除夕，我的外婆寻找一个每逢过节都要取出来使用的古瓷碗，但遍寻不到，父亲悄悄对她说：“老太太，别找了，早就拿它换米啦！”

上海几家戏院老板，见我父亲生活日渐窘迫，争先邀他出来演戏，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当时有一名汉奸多次纠缠不休，并以金钱利诱道：“只要梅老板肯出来，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父亲只是一笑置之。

1942年秋季的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说是有要事相商，非要会见不可，仆人阻拦不住。父亲听说后，心想不会有什么好事，怏怏不乐地从楼上下来。他的挚友冯耿光 and 吴震修两位先生正巧在我们家中，放心不下，也跟随他走下楼来，进入书房。

马斯南路121号二楼那间书房里挂着清金冬心隶书《梅华诗屋》的斋额。父亲在抗战初期曾在这里编演过反抗侵略的《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爱国戏剧，在最近艰苦的岁月里，又曾坐

在临窗的一张大书桌前，挥笔画过多幅青松、红梅、仕女和佛像，他在一幅《达摩面壁图》上还提了双关的跋语：“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此画先父已于1959年赠给钱杏邨先生[阿英]留作纪念）

褚逆走进“梅华诗屋”，寒暄几句便说明来意，原来是要邀我父亲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以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纪念日。

父亲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髭，沉着地说道：“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



我的父亲梅兰芳

褚逆阴险地笑道：

“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

笑声未落，我父亲便说：

“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褚逆那肥嘟嘟的脸蛋顿时敛住笑容，刷地红一阵白一阵。他自讨没趣，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又支支

吾吾不知说了两句什么，就站起来狼狈地离去。在座的冯、吴二位，起先深为我父亲捏把冷汗，不知他怎样对付这一难题，如今见他这样讥消地臊走了那个没骨头的大汉奸，都翘起大拇

指冲他说：“哧华，你可真有一手！”

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凝视着“梅华诗屋”壁上挂的那幅苍松墨画。那是他的绘画老师汤定之老先生在他1935年访问苏联，漫游欧洲归来后送给他的一幅笔力苍劲、气势纵横的大横幅，鼓励他如古松般经霜不凋，抵抗外来的侵略，不与敌寇妥协。他沉思片刻，说道：“我猜想他们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没隔多久，他们就又由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进行胁迫。这个臭名昭著的少佐当时掌管文化宣传事务，权势很大，号称“王爷”。他每天在家里摆设十桌筵席，聚集大小汉奸吃吃喝喝，商议如何搜刮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这帮家伙贩毒聚赌，搜捕抗日爱国者，无恶不作。座上客有个北平《三六九》画报社社长，名叫朱复昌；这个小丑毛遂自荐，愿意效劳，夸下海口定能搬出梅大王去东京慰劳皇军。他诡计多端，进谗言道，梅兰芳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再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总不能再有什么理由推却了吧。山家少佐当即全权委托他去沪办理，事成之后加倍犒赏。

于是，这个汉奸先打听到一向经理梅剧团业务的姚玉芙先生刚从上海回京，就鬼鬼祟祟地来到安福胡同姚宅。他请姚先生马上再乘飞机回沪向我父亲讲明一切，他本人随后就坐火车赶到亲自邀请，说完就洋洋自得地走了。

姚叔叔知道我父亲决不会听任他们的摆布，心中焦急万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秦叔忍三叔闻讯赶到姚家。他听明情况之后，思索片刻，想出了一条对策。他建议姚叔叔一到上海就让我父亲接连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他知道我父亲不管打什么预防针都立刻会发高烧，卧病在床。

父亲一见姚叔叔没走几天又回来了，就猜到其中必有缘故。待他讲明一切之后，父亲便依计行事，立刻请来他的私人医

师吴中士先生给他打针，同时叫姚叔叔电告朱逆无须再来沪。

山家少佐不信我父亲突然会患病，立即打电报给驻沪海军部派一名军医查明情况。十一月底一个寒冷的夜晚，一名蓄着仁丹小胡的日本军医奉命来到我父亲的病榻前，一量热度果然是四十二度。父亲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有答理他。

就这样，他不惜发高烧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他本来就已清瘦，现在两颊更加塌陷了。东京，我父亲曾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问过，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友好的同行，日本人民也曾热情地欢迎过他。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要让他再去东京，那纯属痴心妄想。

1943年以后，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日帝也就无暇再搞什么“庆祝”活动了……

漫长的岁月终于消逝。1945年8月8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传出，我父亲高兴得当天就剃了唇髭，没出两个月，他就上海美琪大戏院重登舞台，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那时，他已经52岁了。

坚贞柔婉是虞姬

——忆父亲演出的《霸王别姬》

抗战胜利后，52岁的父亲重新登上舞台，老作家和画家丰子恺先生1947年在上海访问了他，在一篇题为《访梅兰芳》的文章里写道：

一个阳春的上午，在一间闹中取静的洋楼上，我与梅博士对坐在两只沙发上了。照例寒暄的时候，我一时不能相信这就是舞台上的伶王。只从他的两眼的饱满上，可以依稀仿佛地想见虞姬、桂英的面影……他很高兴和我说话，他的本音宏亮而带点润。由此可依稀仿佛地想见“云敛晴空，

冰轮乍涌”和“孩儿舍不得爹爹”的音调。

确实，许多人都像丰先生那样，一见到我父亲，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一生在舞台上所扮演的众多的角色，《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和《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就是两个性格迥然不同而都令人难忘的人物。

单说虞姬这个坚贞柔婉的艺术形象，父亲是在1921年开始塑造的，掐指一算，至今在舞台上已经存在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戏曲史料中，早在元朝就有张时起编写的一出杂剧《霸王垓下别虞姬》，可惜已经失传。现在的京剧《霸王别姬》主要取材于《西汉演义》，节奏排场脱胎于明朝沈采的传奇昆曲《千金记》，同时也参考了司马迁的《史记》，霸王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见诸《项羽本纪》。剧中虞姬自刎一节略带浪漫主义色彩，但据虞姬和歌“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来推想，也是理所当然的结局。这出感人的历史悲剧，可以说基本上符合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的史实；它生动地描绘了西楚霸王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也批判了他那种有勇无谋、刚愎自用、忠言逆耳的主观主义。

在这出戏之前，杨小楼和尚小云两位老艺人曾经编演过头两本《楚汉争》，但因剧长，分为两天上演，上座率受到影响，演员也颇感吃力，演过若干场后就辍演了。《霸王别姬》是齐如山先生为杨小楼、我父亲和王凤卿编演的，初稿也定为两本。排练时，父亲的挚友、中国银行任职的吴震修先生认为剧情不够集中，建议削减为一本，并自告奋勇地把稿本带回家去大加删改，于是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现在演出本的轮廓了；演出后，果然获得良好效果。父亲后来认为这出戏之所以能成为他经常上演的保留剧目，那位热心的银行家精心删改的一番功劳也是不可磨灭的。

全剧后来又根据观众和亲友的意见,通过舞台实践,不断进行加工修改,终于使场子日益紧凑,台词更加精练,表演也越来越细腻而深刻了。最初上演时,仍像《楚汉争》那样,霸王在虞姬自尽后奋战至乌江自刎而剧终,可是当时坐在前几排的阔绰观众看到虞姬一死往往就起堂了(戏班里的俗话,指观众退场);一出现这种乱轰轰的情况,杨小楼也就无心往下演了,拉幕草草结束了事;而若观众秩序井然,他便抖擞精神,把下一场武打奋战演得淋漓尽致。据说这位老艺人对当时那些不尊重演员辛勤劳动的观众随心所欲离席的恶习,感慨而诙谐地说过:“这哪儿像《霸王别姬》,倒像《姬别霸王》啦!”杨氏故去后,改为花脸金少山饰霸王,不再偏重武打场面,演到虞姬持剑自刎,霸王蹉步过来喊道“哎呀”即落幕,干脆豁免霸王一死。说实在的,全剧至此已经达到高潮,呈现一派悲壮凄凉的气氛,就此终场,意境也显高超,无须平铺直叙到底了。父亲晚年编排《穆桂英挂帅》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穆桂英点将出兵后即闭幕,不再加一场通常必定会出现的热闹的武打的场面。这种安排,给观众留下推想回旋的余地,反倒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由于对戏剧情节和角色性格理解上的不断深化,我父亲对这出戏的表演细节也在不断改进。例如,《巡营》一场,项羽在帐中休息,更夫在营外巡更,最初演时,虞姬在这里作睡态,后来父亲觉得项羽进帐前曾嘱咐过虞姬:“妃子,你要惊醒了!”于是改为坐在那里守卫着,处理得更加符合情理。又如,霸王听到乌骓长嘶,令人牵上帐来,一边抚摸着它,一边感慨万分地念道:“乌骓呀,乌骓!想你跟随孤家多年,百战百胜,今日被困垓下,你也无用武之地了!”接唱两句〔散板〕:“乌骓马它竟知大势去矣,故而它在帐前叹息声嘶!”情景十分凄怆。起初演时,乌骓是由霸王令人“牵了下去!”后来父亲在这里改为:虞姬在一旁目视马